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五年

## 第一五三八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

纽约

###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538) .....	1
通过议程 .....	1
中东局势: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794) .....	1
中东局势: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795) .....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五百三十八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二下午四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先生**  
(法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布隆迪、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尼泊尔、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西班牙、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 临时议程(S/Agenda/1538)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794)。

3. 中东局势：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795)。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794)

中东局势：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795)

1. 主席：根据安理会今天上午通过的决议〔第一五三七次会议〕，我打算请黎巴嫩、以色列、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根据以往惯例，我建议请直接有关的双方即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鉴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请其他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谅解，当轮到他们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E.古拉先生(黎巴嫩)、Y.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A.T.本希马先生(摩洛哥)和J.M.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2.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我的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摩洛哥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发言。

3.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我愿向你和安理会代表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允许我参加这次辩论。我国代表来到安理会议席就中东日趋严重的事态发展发言，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为了尽到我们作为一个会员国的责任，我曾经多次以摩洛哥代表的身分作过这样的发言，切望表明我国对于世界那部分地区的和平不断受到威胁一事的看法。使我感到荣幸的是，我今天不仅是作为摩洛哥代表而且还作为阿拉伯国家小组五月份的主席来到这里发言。我很高兴我的同事们还给了我这样的荣誉：让我到这里表达他们的忧虑、心情和看法。

4. 在谈实质问题之前，我愿就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一事向你，主席先生，表示祝贺，尽管我对我未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向你作出这种表示感到遗憾。主席先生，我向你表示的这些令人愉快的话是我唯一的安

慰，因为我必须承认，在我发言的其它部分中有一些话并不是谁都爱听的。

5. 关于摩洛哥和法国之间的关系最近在我国国王访问巴黎时，已由两国最高领导人作了表述，当时曾就我们两国关系和我们之间存在的合作精神发表了诚挚而有礼貌的话，如果我在这里作任何补充，都未免太冒失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两国元首在最高级会谈中所说的话将在法国和摩洛哥两国代表团的关系中得到忠实的反映。先生，今后我们同你的关系将完全象过去和你的杰出的前任的关系一样。

6. 今天上午我们听到有关黎巴嫩代表团控诉以色列侵略这个问题的一个发言，我们在安理会听到一种婉转的用语，它回避问题的实质。军队进入外国领土在任何语言中从来都叫做蓄意的侵略行为。有些人出于某种阴险的目的，可能希望在安理会描述实际发生的情况时避免使用这个词语，因此我们将根据这个词语的全部含义提出我们的看法。

7. 关于实际发生的情况，已由黎巴嫩代表今天上午代表受害者作了全面而具体的介绍，我不想再补充什么。但是，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把辩论的焦点稍微转移一下，从政治角度看一看它实际上是个什么问题。这不仅仅是以色列军队入侵中东另一国家领土的问题。这种行径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尽管这一次可能比过去几次持续得更长——这是因为最近世界其它一些地区发生的事件使得它不那么引人注目了。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带有强权赋予权威这样一个标记，并且开创了一个先例，虽然我不想说出这是个什么样的先例。

8. 我们认为，安理会绝对不应该只关心它管辖范围内的那些违反原则的事情，我想请安理会关心更多的问题，不要仅限于讨论阿拉伯国家过去三年在人力和物力方面所遭受的损失。我认为安理会应该讨论隐藏在大规模进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在目前情况下发动这场进攻？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对于那些能够看出特拉维夫的报道的字里行间的意义的人来讲，或是对于那些懂得一位任新闻部长的将军习惯于把宣传和战略联系起来的人来讲，看到为了准备这次进攻而发起的一个运动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就

在最近，以色列的代表在以色列军用电台接见记者节目中发表了一次谈话。这个节目是该电台故意安排广播的。那次接见实际上等于是告诉以色列代表要他准备好他的案件并请好律师。特科阿先生当时说：

“联合国和它的会员国已经习惯于认为以色列要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这样一种想法。因此，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领土内部的军事行动将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奇。同样，安理会目前的理事国组成情况使得人们实际上不可能期待联合国为实现和平而采取行动。”

9. 就拿这段话来说吧，我虽然不是修辞学专家，但是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代表在这段话里已经宣布了这次进攻：他认为安理会不准苛刻地看待这个问题；他还提到安理会的组成情况。我想指出，安理会的组成情况和一月一日那时候没有什么不同。他的真正意思毫无疑问是说，目前的国际形势使得安理会有可能以不导致和平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10. 今天黎巴嫩已被选作牺牲品。所以选择黎巴嫩，我认为是基于三种考虑。首先是军事上的：以色列能够和一个国家抗衡，这个国家由于有着爱好和平的传统和渴望着有一个平衡的预算因而总是不愿使自己 and 以色列处于持久的战争状态，或是在武器方面和以色列取得均势。因此在军事上，这次进攻很容易就取得了胜利。从政治上看，安全理事会曾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第262(1968)号决议〕，要以色列注意重新对黎巴嫩发动进攻可能引起的后果，而且某些大国利用安理会、各种国际论坛和双边外交关系曾向以色列说明采取那样一种立场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以色列采取这一立场就是向安理会挑衅，因为安理会已经指出重复侵略行为的危险性。以色列也是向那些大国挑战，因为它们曾经通过外交途径要它注意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性的重要性。但是恰好存在着可以保证以色列不受惩罚的国际条件，所以也就不考虑这些了。这就是我所要指出的。基本上是从今年开始，一直在进行活动，力图在黎巴嫩境内引起骚乱和巴勒斯坦抵抗战士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冲突，继此之后发动了今天这样大规模的进攻。但是这些企图失败了。这些巴勒斯坦人不是黎巴嫩境内的难民，而是阿拉伯领土上的战士，他们已同黎巴嫩

政府就行使他们的权力问题达成了非常明确的谅解。因此这个花招未能得逞。

11. 其次，从进攻的规模可以看出，采取这一行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想使人们错误地理解黎巴嫩的局势，破坏社会、政治和制度方面的平衡从而使得某些颇有影响的人物可以把黎巴嫩变成另一个柬埔寨。

12. 我承担把二者相提并论且暗示二者有类似之处的责任，因为以色列采取的行动和为此在外交上所进行的准备工作都清楚说明二者是相似的。只要不是太天真，谁对这一点都看得很清楚。那些世界上的大国，当它们在世界各地区采取这类行动时，希望它们不要只看到自己的目的，而要把眼睛看得远一点，估计一下它们在某些地区的行动会带来什么后果。众所周知，那些享有大国保护的人可以安全而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在这个议席上很难找到任何人会对根据一项安理会从未承认过的国际法原则即穷追权所进行的干涉表示支持或沉默，不论这项干涉行动的军事性质如何。这个问题曾经多次在安理会提出，最后一次不幸是在一九六三年讨论柬埔寨和越南争端时提出，当时安理会表明反对穷追权。如果政治和军事上的力量使得世界上其它地区出现这种动乱，看到那些为了求得保护而紧紧拉住某些大国衣角的人，由于肯定安理会不会发出一个“和平号召”而乘机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13. 不管是鸚鵡嘴（现在的地名似乎尽是这类名称）还是鱼钩，不论是约旦北部的洞穴还是黎巴嫩南部的山脉——政治局势的相似似乎导致了地理名称的相似。

14. 我认为，在这里所谈的这些问题上，安理会不应该只注意事件本身，而应该考虑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政治含义。当人们被邀请在安理会发言时，他们显然总是想持谨慎态度。但是，在一个政治机构内谈政治方面的真实情况时，不管后果如何，必须问心无愧，这也同样是重要的。我们并不单纯是一条公路上的巡逻警，出面把所发生的实际情况弄清楚就行了。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平。我们所考虑的决不应限于事实本身，特别是当这些事实掩盖了长期图谋时，情况更是如此。

15. 阿拉伯世界目睹这一连串事件迄今已经三年了。爱好和平的黎巴嫩过去一直不积极参与战争以避免以色列有可能把它当作敌人或是战争中的对手，现在却成了受害者，这是因为在世界这部分地区以色列可以为所欲为。

16. 今天上午安理会为履行它的一项首要职责作出了努力，它优先讨论了一项表明它意识到局势严重的临时决议。它作出一项旨在继续辩论之前先制止侵略的决定。但是我们看到某些花招，我想把它们一一揭穿。以色列的代表带着孩童般的天真甚至说什么：“先生们，军队已经撤出，安理会无须再讨论这个决议草案了。”当他说军队已经撤出时，他很注意避免说这些军队原先曾经进入黎巴嫩并造成巨大损失，他的意思是说，安理会应该对他的这个发言表示满意，我们应该认为这个案件已经结束，大家都应该去吃午饭了。

17. 黎巴嫩的代表紧接着发言揭穿这个花招。他说，根据他所得到的消息，以色列军队仍然在黎巴嫩境内。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军队仍然在那里。

18. 有些干涉行动，由于军事问题、领土大小和对方的力量问题，可能需要四周或六个月才能完成。但是以色列在黎巴嫩从天亮到天黑就能够完成它在别处可能需要六个月才能完成的事。黎巴嫩在这些军队撤出之前将一直过着它的最长的一天。但是这不仅仅是黎巴嫩的很长的一天，实际上也是安理会最为重要的一天。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不能说事态是孤立的现象。几周以来我们一直听到的宣传运动就是以某些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事件为依据的。主要的有关方面对实际情况是完全知道的。突然放出一股风说中东局势已有改变，而且据说需要加以重新估计——言下之意是，过去被认为过于严重因而暂时搁置的措施现在则有理由可以采取了。这里的危险在于：可以说一方是在准备一份整洁的文本，而以色列似乎仍满足于它的那份旧草稿。然而安理会很难宽恕这样的花招。

19. 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一场标准的以色列宣传。从安理会所出现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发言为它辩护，但是以色列代表突然跑了出来说什么阿拉伯-俄

国的宣传。当黎巴嫩代表谈自己国家发生的情况时，不需要他念俄国的报纸，虽然念一下特拉维夫的文章以便弄清以色列的真实意图倒可能是必要的。以色列的目的是想把情况说成好象是某几方面有共谋，以便制造一种印象，似乎整个问题的实质是超级大国相互对立的一场国际抗衡。当然，如果联系到以色列从何处得到支援这一点来看，也需要承认这种说法有部分真实性。然而以色列的代表实在是不够机敏，对他所得到的支援毫不讳言。我感到很奇怪，正当一些发言很明显是影射它所得到的支援时，它却花费那么大的力量去证明确实是得到了支援。

20. 今天上午我们亲眼看到的为了避免紧急投票表决而采取的拖延战术使我们想起一九六七年六月安理会出现的情况。那时候，在决定在以埃边界停火后，我们在安理会这里看到同样的花招。有一些代表团的团长毫无疑问非常善于玩弄法庭的那套花招，以便拖延安理会的工作。他们在安理会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然后以色列军队才让我们知道它最后准备什么时候履行停火。但是又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我们被告知说，由于涉及的军队较多，无法在几小时内恢复秩序。六月九日我们又看到同样的花招，当时安理会在它于黎明时召开的会议上要求在叙利亚边界停火，但是以色列履行停火用了九个小时，在此期间，它占领了戈兰高地。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的一部分，今天已被用来侵入黎巴嫩，因为从这里侵入更容易一些。

21. 这样一种局势实际上是以色列宣传而不是阿拉伯-苏联宣传的结果。它自始至终抱着这样一种希望，要人们相信卷入这场冲突中的不仅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其背后还有一些大国。它不希望安理会就这个具体的局势进行切题的辩论，而是希望把辩论重点放在一个存在已久、一时无法结束的争论上。我们不能让安理会上当接受这个以相当傲慢的态度提出的要求。我们的责任是，不管谁是我们的朋友，不管我们同其它国家的关系如何，停下来消除我们的内疚——某些人心中可能有这种内疚——讲出事情真相。在这个机构内，我们大家必须超脱自己的特殊利益，说出我们认为国际危险在哪里。

22. 我所以要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今天上午

又发生这种情况：一反以色列报刊不久前所惯用的报道方式（例如，它经常说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飞机发生战斗，但不指明究竟是什么飞机），以色列却说，米格式飞机和鬼怪式飞机发生战斗。其含义显然是说，这场战争不是中东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某种类型的飞机之间的战争，这当然是对整个问题真相的歪曲。

23. 今天上午安理会作出它的第一个决定，我们对此感到高兴。作为一项临时决议，它表示了安理会要求对中东局势最紧迫和严重的方面——即需要立即停止以色列的侵略——给予优先注意的愿望。在你自己语言中，你愿怎样称它就怎样称它，但是当我们想到现实情况时，让我们使用最恰当的词来称它。

24. 我们并不想只是很简单地呼吁一下双方停火，因为这种呼吁听起来非常象是目前发生了一场国际对抗，特别是如果我们说：“停止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听起来更是如此。黎巴嫩是有着明确边界的国家。当安理会要求发动侵略的一方停止侵略时，它应该具体指明侵略一方应该从什么地区撤出。在世界无论哪个地方，“地区”这个词首先是指一块大陆的某一部分。其次，根据历史上的情况，这个词在政治词汇和报刊用语中是指整个国家，后来也用来指一个其边界可能正在继续扩展的较大的区域。在中东，无论是在政治用语方面，或是在国际对抗方面，我们都不愿看到地理词汇的这种逐步升级。

25. 我们必须讨论黎巴嫩问题。它再次成了一个特定的侵略行为的受害者。这个侵略行为，以色列政府已经承认，整个安理会也承认。因此安理会不应该只讨论事实本身。它应该记住朱尔·罗曼关于凡尔登战役所说的话：“让我们忘记胜利而去探索它所反映出的问题”。我们请那些采取军事行动的人理解我们和安理会，因为作为会员国，我们有责任指出我们将会走多远。如果今天在亚洲发生的情况明天在中东重演，由于我们保持沉默的习惯，我们有可能全都成为帮凶。

26. 我在结束发言前还要提一下以色列代表今天早上所说的一句话。我想他知道不少黎巴嫩的谚语。他说，播种荆棘的人不要想收获葡萄。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他，播种荆棘的不是受害者。今天上午他再

次被控在中东播种荆棘。我不知道他和那些在国际上如此明确支持他的那些人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收获。

27. 我确信我讲的这些事实,为了不仅表达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切,同时也表达国际社会的关切,我不仅提请注意中东局势的严重性,同时也提请注意这一局势的含义以及它可能怎样扩大并导致发生我们将来可能不得不对付的更严重的事件。我曾经表示过,我不习惯于在安理会内哪怕是稍微影射到某些国家发生的纯属需要尊重谨慎对待的国内问题,但是有些事情在世界上具有象征性价值,而且这个国家中有些人对于干涉一个没有卷入冲突中的国家的事务的行径表示过关切。我希望这个国家的良心不仅反映在它的青年一代身上,而且也反映在它幸而还有的那些杰出的政治家身上。如果这个良心是公正的话,它必然知道对黎巴嫩的干涉同对柬埔寨的干涉没有什么不同。

28. 我愿保留以后再次发言的权利,虽然我相信我将无须这样做。

29. **主席:** 我的发言名单上第二个发言人是黎巴嫩的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30. **古拉先生(黎巴嫩):** 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以色列代表象过去一样重复那些歪曲事实的陈词滥调。我们至少得感谢他总算在一个问题上说了真话,那就是他承认了他的国家的军队事实上侵入了黎巴嫩南部。在他玩弄不幸得到安全理事会其它理事国支持的拖延战术以阻挠安全理事会采取迅速行动要求侵略者即以以色列军队立即撤军时,他想使安理会相信:根据他所收到的电讯,这些军队已经开始撤出黎巴嫩。我应该向安理会说明实际的情况。我进入会议厅前刚刚与贝鲁特通过电话,情况是黎巴嫩南部地区目前仍有大批以色列军队,这些军队毫无准备撤出的迹象。

31. 以色列代表说他的国家的军队进攻的是突击队地区,并没有进攻黎巴嫩军队或与之进行过任何交战。这也是歪曲事实。我所得到的最新数字是:在反击侵略的战斗中,黎巴嫩士兵已有五名被打死,七名受伤。以色列的大炮一直不断地在射击黎巴嫩军队在赫亚姆、迈尔杰乌荣、纳巴提亚等地区以及一些其它地方的防御阵地。

32. 然而,我愿对安理会理事国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感谢他们对由西班牙代表提出、经赞比亚代表附议的决议所一致采取的迅速行动。现在应该由安理会作出判断,看看其权力是否有效,以色列部队是否将按照决议所要求的那样立即撤出。

33. 我们对于以色列在安理会上玩弄的手法始终抱有疑虑。我们曾经把以色列代表的这些手法说成是“后来者”的手法。安理会的理事国对这些手法已经有所了解。以色列人先采取军事行动,然后来到安理会,好象是要它批准似的。他们提出指控,他们制造各种借口;他们歪曲事实;他们相信自己编造的故事;他们擅自执法并执行自己作出的判决。他们似乎既是控告者又是审判者,同时也是刑罚的执行者。这样,在国际法方面就出现了两种观念和两种法律标准:一种是国际社会的,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另一种则是以色列的——因为以色列认为它不受国际社会法律的约束。

34. 当国际社会,就我们来讲特别是联合国,针对以色列通过决议并作出决定时,以色列却恬不知耻地表示藐视。这个庄严的组织已经目睹以色列多次表现出藐视国际法和国际机构。就连安全理事会也同样受到它的藐视。如果以色列真的象它的代表来到这里所哀叹的那样有什么重大抱怨或委屈,它完全可以象我们一样向安理会提出控诉而无须等到遭受侵略的国家这样做了之后才提出。但是它却妄称它有权进行报复即所谓的“穷追”。这种做法是国际法和国际道义都不承认的,特别是安理会所不承认的。

35. 我的同事和兄弟摩洛哥代表几分钟前已非常雄辩地阐述了看法,并且恰当地指出我国发生的事情和柬埔寨最近发生的事情有相似之处。如果以色列的说法真的有根据,它完全可以从国际机构调查中得到好处;但是它却对黎巴嫩采取侵略行动,并且期望世界相信它的借口和批准它的行为。它单方面废除一九四九年黎巴嫩-以色列停战协定,为它自己敞开了在我国南部实行暴力、袭击、残害、屠杀和破坏的大门。

36. 以前我国代表团曾经在安理会宣布过我们尊重这个停战协定,它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我们尊敬的秘书长十分坚持这一观点。我援引秘书长关于本

组织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这一年度工作报告引言中的一段话，他说：

“其中”——指停战协定——“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单方面可以停止执行协定。在一个主管机构作出另外的决定之前，这一直是联合国的立场，并将继续是联合国的立场。”<sup>①</sup>

37. 以色列的代表们自己过去也是极力主张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当时的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阿·埃班先生在安全理事会第四三三次会议上说：“因此，实际的情况是，这些协定没有时间限制，而且只有通过一致同意的修正才能修改……。”

38. 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尔·夫·本奇先生了解这些协定的拟订过程，曾在拟订这些协定方面起了作用。他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说：“违反协定的条款”——指停战协定——“将是最严重的不守信义的行为。”<sup>②</sup>

39. 不是别人正是以色列的常驻副代表罗森内先生在他于一九五一年发表的题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停战协定》<sup>③</sup>一文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签订总停战协定的各方“希望这项实质上是发生冲突的国家之间的一项协定成为在联合国的特殊法律范围内生效的协定”。罗森内先生认为“把这种过渡性和任何暂时性混淆起来将是错误的；恰恰相反，签订的协定本身并没有时间限制”。

40. 秘书长今天上午还在安理会这里提到他曾经作出努力向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建议在它们的交界线即他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的信件[S/9393]中所称的停火线的两边派驻足够数目的观察员。他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交界区的局势日益严重感触很深，他认为有责任向有关的两个政府建议：那里应派驻足够数目的联合国观察员，以便有效地观察任何违反安全理事会停火决议的行为。

<sup>①</sup>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补编1A》，第43段。

<sup>②</sup>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年，一九四九年八月份补编》，文件S/1357。

<sup>③</sup>特拉维夫，国际法协会，一九五一年。

41. 黎巴嫩政府在它的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的信件[S/9393/Add.1]中通知秘书长，如果以色列同意联合国观察员恢复其工作和履行其职责，则黎巴嫩愿意同他合作，在停战协定范围内加强联合国机构的作用。但是，以色列最近两年半来一直不让联合国观察员在边界的它那一边执行任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认为，假如那里有联合国观察员，安理会就可以很容易地从中立的观察员那里得到报告证实黎巴嫩代表团今天上午告诉安理会的情况。

42. 现在我想提出另一个问题，我愿从一开始就说明，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下午通过的议程是关于两起单独提出的控诉：一个是我们的控诉，载于今天上午的文件S/9794，另一个是所谓的以色列的控诉，载于今天上午的文件S/9795。我们期望安理会把我们的控诉和以色列的控诉分开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我们强烈反对把两个控诉等量齐观，允许一些谈判者把邪恶的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等同看待，来一个公平解决，好象他们是药剂师，一克两克地按药方配药，也就是说，数一数分配给黎巴嫩的字句和段落各有多少，然后再数一数分配给以色列的各有多少，以求做到所谓的公平和不偏不倚。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完全无视正义、公平、不偏不倚和国际法。

43. 今天上午企图对西班牙代表提出的决议案加上附加条款的做法就具有这种倾向。它要求停止一切地区的一切军事行动，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则是一起控诉，只是一起控诉，它是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一场确定无疑的、肆无忌惮的和蓄谋已久的侵略才提出的。我们希望安理会的理事国理解我们的立场。如果实行这种方案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中东奄奄一息的和平，我们认为，其结果实际上反而会变成给它以致命的一击。有一个较好的办法可以拯救中东奄奄一息的和平免于死亡，那就是把长期以来拒绝给予阿拉伯人的正义与公平给予他们。

44. 我今天上午说，以色列在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时庆祝它成立二十二周年。让我们这些所有在座的人记住，联合国的三个会员国的领土——今天又有第四个会员国的领土——由于联合国另一个会员国进行侵略而被武装部队占领，而这个国家的存在本



身还是这个组织给予的，在接纳它加入这个组织时，它曾保证尊重这个组织的宪章和决定。

45. 这种“尊重”后来已变成完全无视过去二十年中联合国各机构通过的所有关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和巴勒斯坦人享有返回国土和家园的合法权利的决议，变成无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以及无视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关于以色列在所占领的领土上违反人权和日内瓦公约<sup>④</sup>行径的决议。这些领土是以色列无视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议用军事手段强行占领的，而我们的领土则是以色列无视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262(1968)号决议和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第270(1969)号决议强行占领的。

46. 以色列的代表总是利用我们让巴勒斯坦人居住在黎巴嫩的领土上这一事实作为它的政府和以色列武装部队采取行动的借口。我们领土上有巴勒斯坦人，这是事实，谁也不否认。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联合国承认这一事实已经二十二年了。我们一直在不断地讨论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以色列要他们在难民营里悲惨地生活、生育和成长。它不接受联合国提出的允许他们返回国土的要求。这些难民是三十万个活生生的人。象我们这里的任何人一样，他们也有脑子、有心脏、有感情和抱负，并且也热爱他们的国土，而这个国土已被以色列侵略者侵占。

47. 现在我愿在这里再次申明黎巴嫩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虽然这一立场已随着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的文件 S/9713 而载入安全理事会记录。俗话说得好，不怕重复，因为重复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我引用那封信中的话，它代表黎巴嫩政府的官方看法：

“出席安全理事会的黎巴嫩代表在一封信件中提到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居民进行的袭击”——我指的不是今天的袭击，而是以前的袭击；近一年半来对黎巴嫩进行了多次袭击。

“除了那封信件所说的之外，甚至也可以把就在最近进行的侵略行动放在一旁。我们对所有国

<sup>④</sup>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签订，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七十五卷（一九五〇年），第973号。

家的政府，特别是对那些由于它们国家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因而对防止威胁更负有紧急责任的政府，另外还负有一项责任。重要的是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和更严肃地谴责以色列进行的由指控和威胁构成的宣传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这种宣传特别是在最近几周正在逐步升级，为以色列采取各种暴力行动作好准备”——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并且企图使世界舆论把这种暴力看成是由于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活动而对黎巴嫩采取的报复行为。

“1. 如果说在黎巴嫩的领土上有三十万巴勒斯坦人，这不应该由黎巴嫩负责，而应当由以色列负责，它把巴勒斯坦居民赶出了家园。

“2. 如果这些难民由于不能行使国际社会承认的返回家园的权利而感到绝望，因之他们全部或一部分变成为其事业而斗争的武装战士，这不应该也不可能由黎巴嫩负责，而应由以色列负责，它拒不执行承认被以色列驱逐的巴勒斯坦人享有返回家园的权利的联合国决议。

“3. 以色列必须对联合国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战争前后通过的若干决议未能实施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所有那些直接支持它的国家都要和它一起承担这项责任。它无任何理由可以把责任推给黎巴嫩。

“的确，在整个国际社会，黎巴嫩无疑最不应该对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活动负责，而以色列却声称为这种存在和活动而惩罚黎巴嫩。

“这些证据必然在所有国家和所有正直的人们的良心上引起巨大共鸣。总的来说，它们表明，以色列在追逐被它驱散的受害者时，想给黎巴嫩加上的罪名是没有把他们干掉，也就是说，没有有计划地消灭他们或是通过有计划地使用暴力来扼杀他们已发展成为暴力的那种关于收回国土的需要。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提出同样的证据和确定谁首先应对以色列所抱怨的这个反抗行为负责，那就是指出，为了结束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边界冲突，为了恢复整个地区的唯一可能的和平即

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和平，只要以色列本身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的决议就够了。

“即使现在，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都承认并且体现这样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可以自己的不法行为作为理由，换句话说，任何人都不可从他自己的非正义事情的后果中得到新的权利和新的辩护理由。在国际关系中也必须实行这一原则；任何人都不能以所谓的需要抵御以前他进行并还在继续的侵略的受害者，作为再次进行侵略的理由。

“我们还有一项责任，那就是提醒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以色列企图通过威胁和侵略迫使黎巴嫩以武力强迫在它境内的三十万巴勒斯坦难民永远接受他们大批外流的悲惨生活，黎巴嫩如不照办，以色列则要对它再度进行侵略作为惩罚。因此，以色列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或从内部或从外部来消灭黎巴嫩，所采用的方法是使它面临两项选择：或者是让自己的领土和居民遭受以色列的袭击，或者是对居住在它领土上的自己的兄弟永久实行一种暴力和内战的政策。

“由于面临这个进退两难的局面，黎巴嫩已经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政治危机，其根源都在于以色列。今天，以色列企图迫使黎巴嫩在它的边界一带和境内都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

“黎巴嫩是全国各教派各民族居民兄弟般和平共处的典范，它们团结一致，全都忠于上帝和人类。对于一切富有人性和普遍性的事物来讲，它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

“黎巴嫩正在做到的这种和谐的结合，其意义超越了黎巴嫩的边界。事实上，它提供了一个解决其它国家存在的许多问题的办法。在国际方面，它符合所有的人要求开辟一个谅解和兄弟般的合作的时代的最高愿望。黎巴嫩对巴勒斯坦事件没有责任。这个事件特别引起人们对安全理事会的正义和权力的怀疑。如果由于巴勒斯坦事件而损害在黎巴嫩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这项人类的试

验，这就等于是对联合国的原则、活动和宗旨的谴责，在历史上将是人类的真正倒退。

“这些话是对各国人民说的。黎巴嫩敦促他们驻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使良知和理性的声音压倒成为以色列宣传特征的虚伪性。在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中，这项呼吁特别是向负有特殊责任的四大国发出的，而在这些大国中则又特别是向那些通过它们的行动允许以色列继续行使暴力的国家发出的。

“黎巴嫩正在对越来越多的袭击进行抵抗，与此同时，它希望提醒人类及其良知，根据无情的正义的法律，使无辜者流血的人和那些对此推脱责任的人总是要受到惩罚的。

“黎巴嫩还要宣布它这一不可动摇的信念：它把自己的命运紧紧依附其上的正义和法律将为它复仇，并且将允许它彻底地复仇，这是历史一向为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受害者保留的权利。”

48. **主席：**沙特阿拉伯代表要求允许他发言，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他能够向安理会发言。

49.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必须感谢你和安理会的诸位代表允许我在安理会就它审议的议题发言。在发言之前，我愿说，能在你担任主席的情况下发言对我来讲确实是一种优遇和荣幸。我不想颂扬你和你的国家，以免使你感到尴尬。你主持安理会会议时所采用的卓越方式比我的任何言词都更能说明问题。

50. 昨天，当在这个会议厅里讨论并一致表示赞同秘书长关于巴林的报告〔第一五三六次会议〕时，安理会洋溢着和谐一致的气氛，我们都为之感到兴高采烈。我们的兄弟国家伊朗表现出高尚的风格，它的代表，也正是我的好朋友瓦基勒，告诉安理会说，它的国王陛下和政府决定由秘书长通过温斯皮尔·圭恰迪先生根据庄严载入宪章的自决权查明巴林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关于自决权，不仅在各项人权盟约中，而且在大会自成立以来通过的各项决议中，都曾经不断得到重申。

51. 我必须说，我们的杰出同事、代表着一个旧

日的殖民国家的卡拉登勋爵，当他告诉我们他的政府已不再承担在外交事务方面代表巴林的义务时所表现出的高贵堪称表率，这种高贵不仅表现在头衔上，更主要表现在品质上。卡拉登勋爵的政府和伊朗国王陛下一样，认识到巴林应该行使自决权。可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对付一个人为的国家进行的侵略，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多么悲惨的对比呵！这个人人为的国家是通过对这个组织施加压力，通过一九四七年在成功湖搞的分治以及后来对它的承认才得以存在的，此后它就侵占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国土。多么鲜明的对比！多么可耻！昨天在巴林问题上洋溢着和谐一致，因为关心巴林最后政治命运的各方都是兄弟；不管是伊朗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都是兄弟。与之相对照的是，今天当我们不得不对付外来因素的侵略时，这里充满了异议和冲突。这个外来因素来自东欧和中欧，它利用犹太教这个崇高的宗教作为动力来追求政治和经济目的。

52. 我曾经一度反对用“新殖民主义”这个词，我曾向我的亚非同事说，对我来讲，这个词不具有任何含义，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其它方面。然而，当旧日的殖民国家知道它们的人民不愿负担重税支持海外的殖民政权时，它们之中有些国家就不得不寻求新的更狡猾的方法和手段来把外国人民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有时通过援助，有时诱骗发展中国家人民使之听从它们的指挥，或是通过施加经济压力，或是通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由代理人发动侵略的办法。这是西方通过代理人发动的侵略。当权力的衣钵落入一个国家——出于礼貌的缘故，我不想点它的名，它自己清楚——的手里后，它就一直通过代理人与我们作战。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

53. 卡扎尔人来自欧洲。作一个卡扎尔人没有什么不对。卡扎尔人在八世纪变成了犹太人。他们的文化和语言都是欧洲的。虽然讲的是依地语，但它是由德语和该地区的其它方言混合而成，其中还夹杂着少许希伯来语。他们被送到这里，因为他们于一九一七年成功地把美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当时宣布奉行孤立主义，直到一九一七年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在泰晤士河畔贩卖我们的人，一九四七年又在波托马克河畔贩卖。这些外来的陌生人使我想起十

字军参加者，他们是夹杂在我们中间的外来因素，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基督徒。由于当时对欧洲执行着宗教和世俗权力的教皇的封臣有了觉醒，十一世纪时发生了分歧。隐士彼得是宣传者，大批人群从欧洲向中东进军，据说是为了从异教徒手中夺取圣墓。谁是异教徒呢？巴勒斯坦的当地居民是基督徒和穆斯林，他们信仰基督。现在这个情况是西方国家，即被我的朋友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这一对国家所发起的上述事件的重演，它是二十世纪的十字军。我看着这两个国家代表的脸，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这些年来对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向他们敞开大门，并和他们作生意。我们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以致他们要允许以色列这个侵占别人国土的国家执行代理权呢？

54. 我多次听到特科阿先生说：“你们阿拉伯国家，只要镇压这些巴勒斯坦人，一切就都会好的。”从一九六五年以来，甚至就在一九六七年的冲突之前，我一直向安理会说：“首先，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想镇压为收复自己家园而战斗的巴勒斯坦人。”如果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或政府镇压巴勒斯坦人，不仅巴勒斯坦人会很快把这个政府干掉，而且那些从摩洛哥、从大西洋两岸到伊朗境内，一直到苏丹和阿拉伯半岛的被激怒的人民——所有这些人民都支持所谓的恐怖分子。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不是些什么别的人，他们是力求把他们的家园从卡扎尔人手中解放出来的战士。这些卡扎尔人来自东欧，作为代理人据说是为了维护某些经济和战略利益。

55. 在与以色列毗邻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四个国家内存在着被以色列称之为恐怖分子的这些自由战士的庇护所。阁下，我坦率地向你和我的同事们说，我确实不知道是否在国际关系中或在解决某些问题的态度上出现了一种新的作风。这些庇护所使我想到，就在几天前，大约是十天前吧，一个大国宣称在柬埔寨有庇护所，它进去是为了把那些以世界的那部分地区为据点进行战斗的人清除掉。我不知道是谁模仿谁，是大国模仿小国呢，还是那个作为代理人的小国模仿大国。这一点我还得搞清楚。它们的相互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我在这里虽已二十五年了，有时仍然感到困惑，究竟是美国依附

以色列呢，还是以色列依附美国，迄今我还没弄清楚这个关系。也许他们是相互依附，我不太清楚。

56. 不要以为只有一个美国青年觉醒了。还有一个以色列青年也觉醒了。我现在提供资料证明我的话，以便说明实际情况。

57. 《纽约时报》和《纽约邮报》，由于它们自己的某些原因，是不刊登这类访问报道的。但是一家叫做《乡村之声》的小报却敢于刊登出至少是代表着部分以色列青年想法的这个访问报道。《乡村之声》的销路不大，正因为它销路不大，所以我认为有责任让这个庄严的机构知道反映了以色列青年想法的那次访问的内容。这篇报道很长，我不准备全部都念，只想念它的主要部分，希望没有人说巴鲁迪是断章取义。关于这篇访问报道，凡是想看的人，谁都可以看，我乐于送他一份。他们当然也可以向《乡村之声》索购那一天的报纸。这篇报道是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六日刊出的。访问者或这次访问的报道者叫作迈克尔·兹威林，它听起来象是犹太人名字，但是有些犹太人是好的，他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不反对这样的犹太人。我们曾经多次说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的朋友马立克先生和在他以前的费德林先生以及维辛斯基先生都曾经列举过许多有名望的苏联犹太人。他们是苏联的栋梁。他们并不反对犹太人。我们也不反对犹太人。我们反对的是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就连精神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我们也不反对，因为精神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属于良知上的问题。

58. 有一个名叫欧迪特·皮拉夫斯基的人。特科阿先生，你可不要因为不准生活在那个国家的阿拉伯人知道他说过什么话而设法去搜捕他并把他的嘴堵上。他只许在内部发表他想要说的话。下面是对他提出的问题：“你希望看到以色列发生什么变化？你打仗是为了什么？”他的部分回答是：“有些问题属于民族问题，我们这里的问题就是如此。但是我们想在社会基础上确定解决办法。因此当我们说通往和平的道路是承认民族自决权时，我们指的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和以色列的犹太民族。”

59. 访问者问他：“你是否支持法塔赫？”他说：“不，只有一点我同情他们……他们是受压迫的。”然后又问他：“但是以色列正在作战。人们问我，‘如果有人

威胁你的孩子，你怎么办？’”他们这样问这位年轻的先生。顺便说一句，他大约三十八岁。和世界各地的造反青年相比，他的年纪稍微大了一些，但是我认为在他身上仍然保持着青年的精神。他的回答是：“可是我们也在威胁他们的孩子。”“可是我们也在威胁他们的孩子”指的是阿拉伯人的孩子。他接着说：“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已经存在五六十年了。我是一九三二年生在这里的，在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制度下受的教育……巴勒斯坦的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是建立在另一个民族的土地上的，这是历史事实。”

60. 谁能反驳这些说法？安理会能吗？曾坚决要取得建立这个侵占别人土地的国家所需票数——我于一九四七年在成功湖出席了这届会议——的联合国大会能吗？我重复说一遍，“巴勒斯坦的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是建立在另一个民族的土地上的”——采用的方法是把另一个民族撵走。十分清楚，这是一个自决的问题。

61. 然后他们问他劳工情况：“阿拉伯工人是否同犹太人具有同等权利？”——指的是在这个国家里。我不想把他的全部回答都念出来，因为这次访问很长，我只念有关自决、个人尊严和歧视问题部分。这位年轻先生的回答是：“当经济出现衰退时，阿拉伯人的处境要糟得多，他们很快要失业。但是，你知道，一个人不仅是靠工资生活。”

62. 另外一个问题是：“你的意思是否说以色列是种族主义者？”“它是种族主义者。”这位先生回答道。“而且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在欧洲犹太人多年来是很受压迫的。”感谢上帝，他没有说“在亚洲”，因为在亚洲我们从来不压迫犹太人。在亚洲，在我们这部分世界，最有名望的阿拉伯人中就有犹太人。比如说，梅蒙尼德斯。我可以举出许多犹太人的名字。正象现在苏联有许多著名的犹太人那样，我们过去也有著名的犹太人。我们不把他们叫作犹太人，我们称他们为阿拉伯人，他们写作都用阿拉伯文。

63. 顺便告诉特科阿先生一下——因为他来自上海，可是他一定读过那些书——就是犹太人，当他们来到巴勒斯坦后，也讲阿拉米语，这是古叙利亚语；他们不讲希伯来语。这个情况你知道吗？他们不讲希伯来语。顺便说一下，基督也讲阿拉米语。你们在叙

利亚还有几个村庄，那里的人也讲这种语言，他们褻渎了叙利亚人。西方世界拒绝承认耶稣的语言——神学部分姑且不谈。他们也拒绝承认耶稣是道德方面的导师。星期天他们到教堂去祈祷，星期一他们开始相互卡脖子，为什么他们不卡你我的脖子呢？他们是基督徒。可耻，伪君子。为什么如此？

64. 我现在提出证明。你们根据《新约全书》不是认为耶稣是被人为了三十枚银币出卖的吗？你们看看这里，这个巨幅广告。这不需要费什么力气，不需要进行任何调查研究，我们为你们作好了调查研究，这就是《纽约时报》的广告：“基督教徒对阿拉伯恐怖主义的反应”。看，登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八日星期五的《纽约时报》上。

65. 当德尔·亚辛被毁掉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以《纽约时报》上的这种广告形式出来说话。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是犹太人吗？不是，犹太人要比他们有头脑得多。他们是些牧师、教士和主教。他们对巴勒斯坦问题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赠给他们一些圣经呢还是给他们扩建教堂。这些人是在加略人。可怜的加略人，我为他难过——为了三十枚银币。我不知道这些人得了多少钱；开列的名字是如此之多，字又很小，我不想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念出，那样做恐怕需要半小时，而且象往常一样，他们写着：“待续”。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在拿钱帮助镇压我们。他们在拿钱。

66. 犹太复国主义者用什么方法贿赂他们呢？他们用什么方法给他们洗脑筋呢？他们用什么方法说服他们呢？他们用什么方法劝说他们呢？他们除了可能从圣经中了解到一点之外，对圣地的情况又知道什么呢？是原教旨主义者吗？他们之中有些人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我调查过他们过去的历史。在这份广告的背后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出卖生长在巴勒斯坦的人民？我不知道他们得到的是银子呢还是金子，或者是被侵蚀的恶性膨胀的美元。如果是恶性膨胀的美元，价钱就要增加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67. 当三名宇宙航行者处于危险时，所有信仰基督教的人都到教堂祈祷。信仰宗教的人都在祈祷。别以为只有基督徒祈祷，我们有些穆斯林也祈祷。我们为他们能够回到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的身边而祈

祷。他们还年轻，他们是人，是三名宇宙航行者。当然啦，登上月球这件事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为这些宇宙航行者的生命受到威胁，所以人们到教堂祈祷，甚至教皇陛下也为他们的安全返回祈祷，这样做当然是很对的。尼克松先生放下国家大事来到南太平洋，我们全都赞扬他的仁爱精神——他想到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

68. 但是当阿拉伯人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九年这段委任统治期间受到恐怖统治时，当我们向这里的朋友讲述那时巴勒斯坦当地人民的遭遇时，谁也不吭声。噢，俄国人在我们这里有利益。他们当然在中东有利益。他们为什么不能有利益？他们毕竟离该地区只有五、六百哩；他们在那里有利益，这是很合乎人情的。兄弟和兄弟之间还有利益呢；利益使人们结合在一起。噢，要小心共产主义。我是个拥护君主制度的人。我很警惕共产主义。现在说的这事和共产主义没有关系，那种病态的恐怖心理不再起作用。俄国是个大国，它大概想将来同阿拉伯人进行贸易，因而总想扩大同他们的关系，它现在正在这样做，而且做得很成功。可是他们使我们害怕。而现在，我们一点也不害怕这个怪物，那种害怕是人为的。

69. 我的好朋友、我们的爱好和平的秘书长，我们大家全都对他表示钦佩和高度尊敬，因为他致力于和平。他当然不能讲出这些话，也不能随着我说。但是我相信，你们大家，包括秘书长在内，全都会同意这种说法：这个组织已经不像一九四五年成立时大家心目中的那个组织了。我参加了宪章的签字，我不是在空口胡说。

70. 我仍然记得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旧金山签字时的情景，那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束。大部分人当时都抱有如下的巨大希望：把我们各自的国家利益置于次要地位，让宪章超越——不是一夜之间，而是逐渐地——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两个大国在中东和东南亚的对抗感到恐慌，只是在东南亚情况要缓和一些。我认为中国人是聪明的，他们正在等待时机。

71. 我们那个地区情况如何呢？美国说它在那里有利益。我们从来没说过我们要反对它的经济利

益。事实上，从经济上说，它这个国家利益最大。它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对美国到底做了什么呢？我说的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我们向它敞开了大门。我们尊重它。我们钦佩它。现在是差一点了，但是过去人们都钦佩它富有理想。很抱歉，我要说，现在人们会告诉你们，他们曾经一度认为：“上有上帝，下有美国。”现在如果你和阿拉伯人谈谈——我去年夏天和他们谈过，我每年都要旅行进行实地调查——那些过去喜欢美国的人会说：“上有上帝，不错，可是魔鬼的化身则是美国。”他们就是这样向我说的。我们感到痛心，因为我们不想恶化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我们也不想恶化我们同苏联或任何其它大国的关系，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阿拉伯国家相互之间也会发生口角，正象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之间会发生口角一样，但是当外来物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肌体和社会肌体内造成脓肿时，结果只能使我们发烧。政治肌体和社会肌体内有外来物时是要引起发烧的，这是脓肿的结果。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和从亚历山大大帝一直到委任统治时期的所有来到我们地区的入侵者一样，文化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幸运的是，委任统治国和平地离开了这里，我们和它们之间保持着极为良好的关系，但是权力后来落入正是我们曾经非常钦佩过的美国手里，它现在在干什么呢？它支持以色列的事业。我听说阿巴·埃班两天后将经由加拿大来到这里要求提供更多的鬼怪式飞机。你打算使用什么武器对付阿拉伯人，使用大卫王的弹弓吗？他们应该使用大卫王的弹弓，可是他们不用，他们使用最尖端的武器杀害我们巴勒斯坦和其它地区的兄弟。花了好几百万——我不说是什么货币——镇压那些为了收复家园而战斗的人。我愿告诉安理会——我过去曾告诉过它，我今天再次告诉它——在阿拉伯世界里，没有阿拉伯人敢于镇压巴勒斯坦人。谁也不敢镇压他们，就是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也不敢。人民将把那些企图镇压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人踩在脚下，或用枪象打鸟一样把他们打死。

72. 我们来自美国的朋友，你们想要干什么？你想要引起无政府状态吗？你想要引起革命吗？你想要引起剧变吗？如果在阿拉伯世界出现无政府状态、出现剧变、出现混乱、出现冲突，你们的利益能够安全保住

吗？以色列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占百分之三中的百分之十。你知道我是怎样得出这个统计数字的？我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美国人只有百分之三信犹太教，而在这百分之三里只有百分之十是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百分之十想控制美国的政治舞台，恐怕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控制了美国的政治舞台。我怎么知道？我只不过是利用了一下最近发表的一些文件罢了。这不需要象我们谈到历史上关于犹太人过去同巴勒斯坦关系的争论或谈到这个既成事实时所作的那样的调查研究。

73. 这些问题现在已经过去了。可是在这个五月里，我要再次提到《纽约时报》，提到这家只刊登适合于刊登的消息的著名的《纽约时报》。这是《纽约时报》上的另一张广告。我不知道这张广告需要花多少钱，一般是一页五千美元。我有一位朋友经常刊登广告。现在一页恐怕得两万美元。我不清楚。五月——就是现在这个五月——四日星期一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份广告，题目是用黑体字写的：“你不是犹太人也该关心”。这就是那幅广告，上面没有一个犹太人名子。在地下铁道列车里——如果你们有人还坐地铁的话——有他们宣传所谓的犹太面包的广告。你们是否听说过犹太面包？“你不是犹太人也会喜欢吃它”。今天他们在广告上放上一个中国人的像，明天放上一个俄国人的像。我还没看见一个正在大吃那个面包的阿拉伯人的像。你不是犹太人也会喜欢吃那个犹太面包，好象面包也有国籍和宗教似的。看看这许许多多的宣传工具，在麦迪逊大街，在拐角，他们什么都卖给你。我不是说新闻。他们是出售新闻，但是手法很巧妙，使人的思想不知不觉受到影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阁下，也许你还记得，不过那时候你还没有来到这里，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一年之间，我们在这里工作，起草关于宣传自由的公约，其中对使人思想不知不觉受到影响的这类广告宣传也有规定，这些都有记录可查。“你不是犹太人也该关心”就属于这类广告宣传。

74. 谁是名誉主席呢？托马斯·E. 杜威，以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我记得，当杜鲁门先生第一任期满后竞选总统时——主席先生，你会觉得怪有趣的，我不知道那时候你在哪里。竞选总统是一九四六

年，当时我在美国——他说，应该允许十万名欧洲人移居巴勒斯坦，十万。杜威先生在竞选中则说：“什么，十万——几十万。”你看，这简直是拍卖，比谁得的票多，是杜鲁门先生还是杜威先生。杜鲁门先生可能办法更多一些，他当选了。

75. 名单上的第二个人是著名的约翰·V.林赛先生。我希望那些工人们不要在华尔街用石头砸他的脑袋。然后就是纳尔逊·A.洛克菲勒先生。有两个团体，我们的朋友大卫·洛克菲勒支持一个，纳尔逊·洛克菲勒支持另一个。一个肯定是亲以色列的，而另一个，他们说，据称是亲阿拉伯的。我不清楚，不知是怎么回事。

76. 接着还有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罗伯特·F.瓦格纳这两位政治家。另一个名字是卢修斯·D.克莱。这里我在他们的名字上都作了记号，你们看看，这些人都不是犹太人。所以，你不是犹太人也该关心。下一个名字是詹姆斯·A.法利。我想他是经营可口可乐的。可口可乐已向苏联出口，还是没有？其它名字是查尔斯·F.卢斯，比尔·莫耶斯——我印象中他好象在肯尼迪政府里任过职——和尤金·尼克森——他是个小人物，威廉·S.佩利和斯皮罗斯·P.斯库拉斯——这个希腊人名字使我想起副总统，广告说“委员会正在组成”，好象还不够大似的。这些人把自己的名字借给别人使用。有几个传教士，他们来到世界这部分地区，向我们流着鳄鱼的眼泪说：“噢，我们是同情你们的；你们误解了这些美国人物。”

77. 这里有些美国人组成了中东美国朋友协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午餐会，我有一些朋友是这个协会的会员，他们问我：“巴鲁迪，你的阿拉伯同事都参加了我们的午餐会，可是没有看见你，为什么？”我说：“你们无须以个人身分向我们表示友好，我们了解你们。你们有些人在阿拉伯世界代表你们政府代表得很好，就你们个人来讲，我们喜欢你们。但是你们为什么要表示友好？与其集体地向我们表示友好，不如去告诉你们政府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事实：你们正在和阿拉伯人民疏远，你们支持一个来自东欧的、在巴勒斯坦称王称霸的外来因素的事业。”

78. 我从来没参加过他们的午餐会。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多谢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它现在仍然

是伟大的——不是指它的强大，我们认为是否强大无关紧要。在我们这个地区，只有上帝或是宇宙的设计者或是自然的力量才是强大的。人类是什么？它是沧海之一粟，它是永恒的海岸上的一粒沙子。人是什么？是变得呆滞的双足动物。今天，如果他不去牧师那里忏悔，就需要用精神分析法给他治疗。这种治疗既容易又便宜。人是什么？这些“中东的朋友”，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是由所谓的CIA资助的，CIA是什么？是中央情报局吗？现在缩写可真多。他们向我们出售了一大批货物，说句公道话，这个协会中有些成员并不知道他们是由CIA资助的。他们再也看不到我。也许我没参加他们的午餐会，他们感到高兴。

79. 我们是在这里和谁寻开心吗？巴鲁迪发言很长，慢条斯理，一点也不着急。象我这样一个代表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阿拉伯国家的人，除了讲话之外，还能有什么其它办法？就是象法国、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这些大国的代表，似乎也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吓呆了。我们除了发言外还能干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惯用手段，希望这许许多多的宣传工具能让美国人民听到我的声音。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却力图加以阻挠。他们不报道我的发言，因为他们害怕美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美国人民对事实真相毫无所知。

80. 最近有人使用“沉默的多数”这个说法。我怎么知道沉默的多数是怎样想的？我们属于发言的少数。也许有一天沉默的多数要听听发言的少数讲的话。除了讲话外，我们还能有什么其它办法呢？巴鲁迪发了言。我发言很坦率。有时候也许粗鲁一些，但是很坦率。讲事实真相是要伤人的。我可不是在朋友的伤口里放盐的那种人，但是我们除了讲出我们了解的事实真相外，没有其它办法。

81. 如果我们下面谈到关于自决、关于巴勒斯坦人的人口的说法有错误，我们愿接受批评指正。巴勒斯坦人的人口在一九一九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在一九四五年仍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当他们谈到自决时，他们想骗谁呀？这是一支新的十字军，阿拉伯人民只好长期忍受痛苦直到在那里的那些人或者终于被同化，或者象我上面举出的那位以色列年轻先生那样，接受这样一种局面：犹太人忘记了他们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而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

不强烈了，他们生活在一起，大家都崇敬基督，崇敬犹太先知，也崇敬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

82. 那里有三种一神论的宗教，都起源于巴勒斯坦，并不全是犹太人的宗教。土地属于在当地生长的人民，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其它什么人，并且不允许任何外来的人骑在我们头上称王称霸。你们想杀我们阿拉伯人，你们来杀吧，我们有一亿一千万人。我不愿看到任何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受到伤害。如果这一切发生，我将感到难过，因为遭受痛苦的大部分人会是无辜者。我们阿拉伯人不怕，可以死两千万，三千万。顺便说一下，我们是很会生育的。我们还不需要使用那些避孕丸。

83. 这又怎么样呢？阁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可能把你——不是你一个人，主席先生，而是你们所有的人——卷入一场世界大战中，因为他们在西方国家中拥有许许多多听从他们的指挥和命令的宣传工具。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我看不懂俄文。黎巴嫩现在是中东的柬埔寨吗？它是那些为他们的自决而战的人们的避难所吗？

84. 这里有许多人一再对我们说：“现在已经是既成事实，就不必太计较了。你们阿拉伯人应该设法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如果你们不愿意同以色列讲和，至少应该面对这样事实：犹太复国主义实际已在那里。”其家园被侵占的那些人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我们怎样对待他们呢？同他们辩论吗？即使我们去和他们辩论，他们——我指的是巴勒斯坦人民——也不会同意的。

85.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说过，这个国家——东道国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合王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和这些人保持联系。这些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萨沃伊广场举行会议，这个广场已在几年前被拆毁，现在那里是通用汽车公司大楼。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参加了这些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会议。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地把我们东道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当时它奉行孤立主义政策。

86. 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和德国人

在欧洲发生了争吵。我记得已故的罗斯福先生在美国说：“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答应你们不把我们的孩子派到国外战场送死。”但是不幸的是，正象威尔逊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时是个孤立主义者而后来被迫插手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地使得这个国家的政府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有把握和上次一样获得成功。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吸取教训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可能成功地把整个世界推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吗？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值得我们所有的人深思。

87. 现在我们的英国朋友不愿再提贝尔福宣言了。这个贝尔福，难道他有上帝的委托书吗？难道他亵渎神圣到了如此地步，竟然把拥有巴勒斯坦的权利给了这些于八世纪改信犹太教的东欧犹太人吗？他拥有一个辽阔的帝国，他为什么不从中拿出一部分给他们。还有杜鲁门先生，他来自美国中西部，他和叫作雅各布森还是叫作什么雅各布的——不管他叫什么名字——这位先生都是很好的杂货商。他们从白宫的后门把魏茨曼先生弄进白宫——所有这些都写在杜鲁门先生的回忆录里——制造出这个侵占阿拉伯世界、侵占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国家。

88. 我担心大国之间会由于错误估计而出现对抗局面。美国人民特别是我敬佩的美国青年的明智和苏联青年的明智无疑将占上风，以至于有可能不出现这种局面。但是我们不要太肯定，因为事关重大。他们为什么不离开亚洲——离开亚洲的两边？你们是否想要遏制亚洲？百分之六，我亲爱的朋友巴法姆先生，你们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马立克先生的国家的人口占百分之七点五，可是马立克先生的国家或政府并不想遏制亚洲。为什么要遏制亚洲呢？亚洲是个高大的巨人——前两天有人在发言中提到一个巨人——它不仅在体格上是巨人，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巨人。不论是在东南亚或是中东，你都遏制不了亚洲。如果你想要充当世界宪兵的话，你不久就会一败涂地。

89. 但是，为什么仅仅因为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拥有给某些西方国家人民洗脑筋的手段我们阿拉伯人就应该付出代价呢？我很为我的一些犹太人朋友担心，一旦西方世界情况不妙，他们便可能成为替罪羊。



德国是不是属于西方世界？当德国经济情况不妙时，他们说：“犹太人是我們一切祸害的根源”，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犹太人不是他们的祸根。凡尔赛和约才是他们的祸根，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才是他们的祸根，他们把一部分德国人民并入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划出一条走廊把但泽分割开。列强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吸取这个教训，反而干了些什么呢？它们把柏林分成四个区；它们分裂德国，分裂朝鲜，分裂越南；它们从外面到我们中间来制造了一个人为的国家。

90. 你问为什么我们会遇到麻烦？联合国瘫痪了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这些问题都是难题，我们外交官解决不了，因为在我们背后的这些人有特殊的安排和条约以及权宜之计的关系。有一天会发生对抗。

91. 我们谈一下希特勒。许多人仍然在骂他。希特勒是个暴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还有别的暴君。德国人不是战犯。在战胜国中有许多战犯，没有人谴责他们。毁灭了德累斯顿的那些人和毁灭了广岛和长崎的那些人逍遥法外，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胜利者。希特勒在利迪泽干了些什么呢？大约二十年前我问过当时我在大会的捷克同事，他告诉我：“他们为了报复，围捕了身体健壮的男子——其中没有人小于十八岁或二十岁，也没有人老于五十岁——并把他们枪决，他们也不杀妇女和儿童。”可是今天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可怜的希特勒。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在东南亚，当一按电钮城市和平民都被抹掉时，当可怜的士兵在一场非正义战争中变得疯狂到处杀人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相形之下，希特勒所干的又算什么呢？以色列这个侵占别人国土的国家在德尔·亚辛的行径实际上是为它的政策定了调子，它仿效约书亚的做法，把男人、女人、儿童、动物全都杀掉，并且把树也都砍掉。这是欧洲人的做法，野蛮的欧洲人的做法。当然我指的是帝国主义。

92. 而今天特科阿先生，以和往常一样洪亮的声音企图为它进攻黎巴嫩辩解。他谈到在所谓的以色列境内有二十二个定居点和村庄据说遭到从边境那边黎巴嫩国内来的人的侵略。但是他忘记了那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他完全忘记了这一点。他忘记了以色列人，犹太复国主义者，曾把英国大兵——委任统治国的

大兵——吊死。我当时在那个地区，他们把这些士兵吊在树上。还有个大卫王旅馆，他们也给炸掉了。在炸毁东西方面他们是老前辈。那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事，当时我还是个青年。我不是昨天才出生的。他们曾经对英国这个答应给他们一个民族家园的委任统治国使用恐怖手段。现在，暴力引起了暴力，巴勒斯坦人正在使用同样的暴力。

93. 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在美国这个国家向以色列提供包括鬼怪式飞机在内的最尖端武器的情况下，巴勒斯坦又怎么能够在公开战场上进行战斗呢？我们阿拉伯人打不过美国，打不过通过代理人和我们打仗的美国。为什么要派美国大兵到巴勒斯坦和我们阿拉伯人作战呢？它可以通过它的代理人，通过它的保护国和我们作战。

94. 我们对美国究竟怎么了？我们喜欢美国。我们一直在设法改善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可是我们越这样做美国越支持以色列。他们的代表来到安理会，同这位老练的先生——我从一九四八年就认识的马立克先生——辩论程序问题。我笑了。我的好朋友马立克先生同卡拉登勋爵和我另一位好朋友约斯特先生这两个人辩论。他说他们是虚声恫吓。马立克先生是个老手。是个老手有什么不好？我也是个老手。

95. 在那里无论花多少钱也镇压不了这些“突击队员”，这些自由战士。以色列自己不幸是一个遭到围攻的国家。这使我想起那些堡垒，那些十字军修建的堡垒，全世界的游览者都去那里参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到中东旅行过。

96. 在阿拉伯半岛北部我们有一个部落叫作苏勒比阿部落，信仰基督教。他们对阿拉伯语、法语或是其它任何欧洲语言一点都不懂。我们把他们同化了——不是在沙特阿拉伯，那时候还没有沙特阿拉伯。他们是十字军的残余士兵，躲避到好客的阿拉伯各部落这里，变成了阿拉伯人。他们对英语或者法语一点都不懂。狮心王理查德曾经两次向萨拉丁保证他不再派兵打仗了，可是两次他都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萨拉丁本着当时阿拉伯人的那种宽大精神，把他放了，没有象他们在纽伦堡把人吊死那样把他吊死。他没有砍掉他的脑袋，也没有象他们在日本对待山下那样对待他。

97. 不讲宽大。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欧洲是后来才有的。它的历史和文化都比较短，而我们亚洲人则可追溯到纪元前四千年。由于我们几千年以来所受的痛苦，我们接受了一点精神文明。

98. 为了不使议席上朋友们感到过于厌倦，我现在必须结束我的讲话，但最后我要提出一个警告：亚洲将不再接受任何外来统治，不论是在东南亚还是在中东。如果国际社会即建立这个组织的各国不理睬我的警告，那就不需要多久，不仅联合国将象它以前的国联一样垮台，而且整个世界也可能被炸为灰烬，没有一个人能生存下来讲述当时发生的情况。

99. 然而，我必须说，如果我们在旧金山庆祝这个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并举行各项仪式，这将是荒唐可笑的。我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国王陛下让我自己决定。我曾经随同国王陛下在一九四五年到过旧金山。但是我们今年庆祝什么呢？庆祝对亚洲大陆进行的侵略吗？全世界的希望已经破灭，联合国不幸成了世界的笑柄，对于要使正义成为宪章的主题这个想法来讲，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注释呵！我是以一个从这个组织成立那天起就参加它的工作的人的身分讲这番话的，我献身于联合国的事业，并且愿意始终献身于联合国事业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

100. 现在只有一个希望。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世界青年身上，其中包括以色列的青年，他们已经觉醒，他们将不听从我们这一代的那些极端保守的可鄙的政客的命令和指挥。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解救办法。能否有明智的人出来按照联合国的原则管理他们的国家事务，我们将拭目以待。

101. **主席：**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0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根据我参加今天上午会议的颇有教益的经验，当我要求作简短发言时，我不得不对安全理事会的耐心——今天下午它在听取会员国代表们发言时表现出给人以极为深刻印象的耐心——表示我衷心的敬佩。

103.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一个文本，其内容是片面的和不顾事实的。我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中曾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这点，但安理会却不予置理。这项决议是不切题的，其唯一作用是使

得以色列的发言更加难以得到在座的各位代表的公平审议。

104. 通过的这个文本是不切题的，但是安理会不通过关于立即要求停止该地区一切军事行动的决议，则对局势是有不利影响的。

105. 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只是向以色列一方提出要求。虽然以色列已经宣布它的军队正在整队准备离开黎巴嫩领土，然而安全理事会仍然认为通过这项要求以色列去做它不论怎么说已经在做的事的动议是适当的。

106. 另一方面，安理会却拒绝哪怕是用一般的措词提出关于停止该地区的一切军事行动的要求，如提出这项要求，则我们可以期望黎巴嫩和其它阿拉伯国家停止它们违反停火和联合国宪章而对以色列采取的侵略行为。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注意这个事态发展，并相信那些关心中东和平的国家将会对它给予认真考虑。

107. 在这个不祥的事态发展中，黎巴嫩代表就以色列认为在安全理事会就中东局势提出辩论是徒劳无益的表示所谓惊讶，也将得到雄辩的回答。

108. 他力图对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关于以色列部队已经完成它的搜查行动、现正整队准备离开该地区的讲话表示怀疑。关于这一点，我想说明的是，该地区已经是夜里了，而仍在黎巴嫩土地上的以色列军队在夜里是不行军的，这是为了避免在黑暗中发生误伤平民的射击事件。这次行动是针对恐怖组织和恐怖基地的，以色列的军队希望避免把平民卷入。

109. 黎巴嫩代表再次企图制造一种印象，好象以色列的任务是针对黎巴嫩军队的。我只想简单地告诉古拉大使说，黎巴嫩军队自己最清楚。

110. 从下面关于这个行动结果的第一份报告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个行动的性质和范围：

“在哈巴里亚村，拆毁了十一所被恐怖组织占据的建筑物；还拆毁了一所地堡，内有喀秋莎发射装置、喀秋莎火箭、轻便武器、机枪和进行破坏用的设备。炸毁了两辆破坏者使用的吉普车和三辆装有武器弹药的车辆。缴获了两座重型高射炮和其它设备。

“在哈马姆村，拆毁了十一所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是恐怖小队居住和存放设备的地方。毁坏了两辆装满军火的车辆和一座破坏者使用的无后坐力炮。俘获了六名恐怖组织的成员，打死了四名。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在拉希亚法哈尔，炸毁了 two 所恐怖组织存放军火的建筑物，摧毁了一个内有一架四管机枪、两支步枪和两座反坦克火箭炮的高射炮阵地。缴获了破坏者使用的兰德·罗威救护车。

“在舒巴村，毁坏了十五所建筑物，其中有九所是破坏者的住处，其它则属于帮助他们的那些人所有；毁坏了破坏者的两辆车，打死了恐怖组织的一名成员。”

111. 黎巴嫩的代表再一次企图以其国内有难民存在为理由为从黎巴嫩领土上向以色列进行侵略的行径辩护。不仅是以色列完全不能同意这个借口，就连黎巴嫩的领导人自己也公开谴责它。例如，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日中东通讯社报道说，天主教长枪党的领袖余迈勒先生宣称它的党反对突击队员从黎巴嫩领土上进行活动。

112. 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贝鲁特的《阿拉伯之声报》报道说，民族集团领袖雷蒙·埃迪先生攻击突击队员的组织，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使黎巴嫩“约旦化”。他表示完全反对突击队员呆在黎巴嫩土地上。听听这些意见岂不更好一些吗？这些意见总不能被指责为是亲以色列的吧。

113. 最后，我们听了不少关于黎巴嫩的本性是爱好和平的说法。我们以色列人愿意这样相信。我们仍然希望黎巴嫩停止使用它的领土作为向我们发动武装进攻的基地。然而，我们仍然记得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黎巴嫩外长就在这个安理会作的发言。哈基姆先生当时说：

“先生们，看看你们的地图，仔细地观察一下。阿拉伯世界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它占有辽阔的领土，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它的战略位置是众所周知的。阿拉伯世界居住着一亿人口。还有数不清的千百万人支持他们。在一场总体战中，阿拉伯人将使用一切手段击败他们的敌

人。……阿拉伯人将在这一场战争中分清敌友。那些将要成为他们敌人的人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将被全部取消。这将是一场持久战，在最后取得胜利之前不会停火。谁也无法预见到它的后果，谁也无法预见到它可能给世界和平带来的威胁。”

〔第一三四四次会议，第 21 段。〕

这就是爱好和平的和清白无辜的黎巴嫩外长说的话。

114. 八个月之后，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黎巴嫩总理雅菲在黎巴嫩国会宣称：“黎巴嫩和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

115. 看来黎巴嫩最近的政策是根据上述言论而不是根据黎巴嫩代表为了进行目前的辩论而制造出来的关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说法制定的。其实，黎巴嫩要想证明它的诚意是不难的，只要停止目前从它的领土破坏停火的行径，归还最近被来自黎巴嫩的袭击者裹胁走的以色列公民并同意和以色列讲和就行了。

116. **图迈赫先生**（叙利亚）：今天安全理事会应黎巴嫩代表在今天的信件中的要求举行了紧急会议。黎巴嫩代表在信中通知我们说：

“以色列的大批装甲部队和步兵已侵入黎巴嫩领土。以色列的空军和大炮此时正在轰击几个城镇和村庄。”〔S/9794〕

117. 在随后进行的讨论中，当西班牙代表提出他的由赞比亚代表附议的决议草案时，以色列代表同美国—联合王国这一对国家一起采取的拖延战术失败了，结果安全理事会于下午一时三十分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内容如下：

“安全理事会，

“要求所有以色列军队立即撤出黎巴嫩领土。”〔第 279 (1970) 号决议。〕

这是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二十五条作出的决定。这一条规定说：

“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

118. 我们注意听了以色列代表的发言和他发布的关于俘获了如此多的突击队员及武器的公报。我肯

定，我们之中的那些在晚上七点钟收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或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的人也会听到关于美军在柬埔寨国内所干的事的类似的美国公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论点，同样的谬误，同样的诡辩。

119. 现在我们从以色列代表本人嘴里听到，进攻和占领黎巴嫩的以色列军队因为天黑不能撤出。然而，主席先生，你当记得黎巴嫩的代表是今天一清早找你的，对黎巴嫩的进攻是昨天夜里三、四点开始的。因此，昨夜的黑暗并没有妨碍以色列侵略者向黎巴嫩发动进攻。可是现在，黑夜却妨碍了它撤军。这就是以色列的逻辑。

120. 我坚决认为，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这项决议是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现在以色列代表必须在这里宣布他遵守这项决定。如果不遵守，我不得不重复我上一次即在今天下午会议上的发言中所引用过的那句话，即宪章第四十条的最后一句话：

“安全理事会对于不遵行此项临时办法之情形，应予适当注意。”

121. 已经通过了一项临时办法，以色列代表不遵守，他的政府拒绝接受。他说这项办法是片面的。这项办法是经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其中包括使用拖延战术的国家，我指的是美国和联合王国。

122.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主席先生，当你今天早上宣布会议开始时，我们听取了秘书长的报告，这份报告来自驻黎巴嫩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我国代表团想问秘书长后来是否又收到新的报告。如果收到了，我肯定安理会很愿听一听。如果没收到，我们要求能在明天的会议上将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的报告转达我们。

123. **主席**：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24.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看到叙利亚在它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中支持黎巴嫩，这是很有趣的事。再比如说三月九日的《纽约时报》上，我们看到从贝鲁特发来的如下报道：

“叙利亚今天警告说，它将对‘企图镇压巴勒斯坦突击队运动的任何尝试’采取‘坚定有力的’行动。

“努尔丁·阿塔西总统提出的这个警告看来是针对黎巴嫩的。”

“去年十月”——即一九六九年十月——“黎巴嫩政府和游击队之间发生危机时，叙利亚为了支持游击队，封锁了它和黎巴嫩的边界。”

125. 在所有违反联合国宪章同以色列进行战争的阿拉伯国家中，叙利亚走得最远。在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理事国中，叙利亚最没有资格谈论和平。叙利亚拒绝了和平。它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要求同以色列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第242（1967）号决议。它拒绝了雅林大使的和平使命。它把战争当作贯彻它在该地区政策的主要手段。

126. 阿塔西总统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一起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六日发表的叙利亚-阿尔及利亚联合公报中说：

“两国代表团一致认为武装斗争是阿拉伯民族唯一可行的道路。因此，阿拉伯民族必须动员它在经济、军事和人力方面的全部资源和能力进行这场决定命运的战斗。两国代表团认为已提出的一些关于在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基础上解决所谓中东危机的计划必将导致取消巴勒斯坦问题和维护侵略，因此双方声明坚决拒绝接受所有这些计划，并重申武装斗争是唯一的道路。”

127. 叙利亚的这些观点和这项政策使得它没有任何权利就中东冲突的现状提出意见——更别说是由于叙利亚成为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而出现的那些对法律与正义的歪曲言词了。

128. **图迈赫先生**（叙利亚）：以色列代表发表的这些毫不相干的话，就象妨碍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领土的那个黑夜一样，也是晦暗不明的。这表明他对我提出的几个问题完全理屈词穷。

129. 以色列代表所玩弄的企图把枝节问题提出来辩论的鬼把戏已经是安理会代表非常熟悉的了。叙利亚被选入安理会这件事和今天通过的议程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130. 叙利亚的和平意图决不是这样一个人的说

法所能否定的，这个人作为一名罪犯本应受到法庭审判，但却象在但丁所写的炼狱里那样，坐在这里自由发言。他谈到叙利亚拒绝接受第 242（1967）号决议。请问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下午二时通过的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第 235（1967）号决议执行得如何呢？由于卡拉登勋爵——他当时坐在我右边，我相信他一定还记得——使用的战术，以色列军队得以占领戈兰高地，尽管叙利亚和以色列当时已经同意停火。后来于六月十一日又通过了第 236（1967）号决议，决议第 4 段说：

“要求凡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六时三十分以后向前移动之任何军队，立即退回停火阵地。”

131.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以色列军队仍占领着叙利亚境内的戈兰高地，昨天晚上它就是从这块领土象窃贼一样在黑暗中进行渗透的。它现在仍然占领着黎巴嫩领土。

132. 我谈的问题始终与安理会通过的关于黎巴嫩控诉以色列正规军进攻黎巴嫩这个议程有关。以色列的代表已经供认，以色列的正规军就在这个时刻仍然占领着黎巴嫩领土，这是违反安全理事会今天上午一致通过的这项决定的。

133. **主席：**现在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134. **古拉先生（黎巴嫩）：**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只作一个很简短的发言。黎巴嫩和叙利亚在以色列侵略面前的团结一致或是黎巴嫩同所有遭受以色列侵略的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一致不需要特科阿先生开具证明。所有这些都与问题无关。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是安理会今天上午通过了一项决议，一项清清楚楚的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从黎巴嫩领土撤出它的军队。我们从以色列代表的口里了解到这些军队目前仍占领着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区。我们要求按照安理会通过这项决定时的意图，立即使之生效。

135. **主席：**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安排现在产生了一个时间表的问题。鉴于事态的严重性，我想尽可能快地进行这些程序，迄今为止我们也是这样做的。然而，我获悉本来很愿意参加我们会议的秘书长明天下午因有其他公务不能到会。因此我建议下次会议定于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为了使每个代表能作好准备，我现在就宣布明天会议之后的下一次会议将在星期四下午三时举行。

136.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想谈两点。

137. **第一点，**我希望明天上午安全理事会开会时首先能听到秘书长关于以色列执行安理会今天通过的决议情况的报告，这项决议坚决地、明确地、并且绝对地要求以色列立即从黎巴嫩领土撤出它的军队。

138. **第二点，**最好的办法恐怕是：明天而不是今天来决定安理会下次会议的问题，而今天我们只按主席先生你所说的决定明天上午举行会议。

139. **主席：**我同意苏联代表提出的第二点建议。明天上午我们确实有时间决定下次会议什么时候举行，我只是想把这件事提一下，以便于我们大家准备我们的工作。至于他的第一点建议，我当然会转告秘书长，他已在苏联代表发言时注意到这一点。

140. 现在请秘书长讲话。

141. **秘书长：**主席先生，关于叙利亚代表提出的、后经苏联代表重申的要求在明天会议上提出报告一事，我可以向你和安理会的代表们保证，我将向大家提供我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能够从驻在现场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那里得来的任何消息。

142. **主席：**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于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

下午七时五十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